

启示录小结之六：《启示录》与文化处境

- 各位早安！我们来进行《启示录》小节之六，求上帝带领！
-
- 这一次我们讲一下《启示录与文化处境》，这是一个很热的题目。因为不少人都在考虑信仰与文化的问题。不过我们也要强调一下，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一不小心就很可能把信仰出卖给文化，在过于处境化和本土化的过程中，把长子名分因着一碗红豆汤就给卖了。就像远志明解读老子的《道德经》，认为老子的道跟《圣经》的道实质上是一样的，甚至以这种道家的思想来解读中国的历史的兴衰，让人感到啼笑皆非。这等于就把《圣经》出卖给了中国的道家文化。还有人用《圣经》和《论语》对读，认为《圣经》所讲的跟《论语》所讲的实质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在某些方面，《圣经》可以带来一些补充，或者一些新的亮光与资讯。这样，在中国原有的基础上，文化也可以老树开新花。所谓“花果飘零，灵根自植”，是唐君毅所讲的中国文化的奇特现象和讴歌中国文化再生能力之强。
-
- 另外一方面，我们一不小心也会用信仰把文化给虚无化了。也就是说，我们因着有了信仰，就活在一个超历史时空中，以致因害怕被文化影响，就固守在信仰阵地之中，最终就像修院一样，或者像是寺庙一样，高居在世俗社会之上，显得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这样的状况也特别容易发生在我们中间。
-
- 前些日子，我跟孩子跟一些教会的肢体去旅游参观。结果有一位肢体就告诉我，她生活在当地很多年，但是从来没有这样参观过。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在参观的时候看到有龙的像，所以就不愿意接近。
-
- 当然，她有这样的一种顾虑，也是情有可原，因为毕竟她也是愿意很敬虔靠主恩典而活。而各样的文化元素也有偶像崇拜内涵，所以这样的一种固守是有其道理之处，因为毕竟不能世俗化。
-
-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会跟文化有对话，也要去了解文化中的人为什么这么想，就像保罗所说的向什么人，就应该做什么人。否则我们很难真正在一个文化处境中把信仰力度给带出来。
-
- 我们常常把信仰之道当成一块石头，扔到文化池塘里面，只是泛起一圈涟漪，信仰还是信仰，文化还是文化，这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关系。
-
- 但是主耶稣却常常把道比喻成是种子，文化好比是土壤，在各样的文化土壤中，道如种子一般都可以茁壮成长，也能开花结果，改善土壤素质，并能够改善文化处境。
-
- 所以今天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看到，《启示录》给我们极深启迪，让我们重新审视信仰与文化的难题。我们不要忘了，约翰是写给水深火热中受逼迫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当时倍受打压，从尼禄那个时候的皇帝以个人意志对基督教逼迫，只是把基督教当成替罪羊不同，豆米田是开始以整个国家的力量，用政策化的方法逼迫基督教。这个时候基督徒因着他们的信仰本身而受到审问。犹太人只要来告发基督徒，基督徒的家业就会被抄走，四分之一就会归给告密者。在这样一种可耻的告密文化中，基督徒的生存处境可想而知。
-
- 而且，当时的豆米田皇帝以及后来的图拉真皇帝都开始要基督徒去烧香，给皇帝献祭，把皇帝当成神来拜。这个时候，基督徒的生存处境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样万般艰难的生存处境中，基督教到底有什么样的生存策略呢？
-
- 其实我们早在《约翰福音》12章就看到主耶稣提醒过。当时有两个希腊人来见耶稣，主耶稣就对着希腊罗马的文化圈讲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道，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强调的是基督徒和基督徒所认信的真理应该像一粒麦子落在当时的土地中死去那样，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
- 这一耶稣基督的真道也针对当时希腊罗马文化的困境，因为到了公元一世纪那个时期，我们不只是看《使徒行传》17章保罗对着雅典人讲道，还是看约翰对这整个罗马帝国写下《启示录》，都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化困境是没有办法来解决当下的难题，也就是真理、意义、价值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真理的地址到底在哪里？这对于希腊罗马来说，就造成了彼岸跟此岸、灵与肉的二元论难题。这样的难题对他们来说很容易要么走向怀疑主义，要么就走向享乐主义，所以是非常难以解决的。
-
- 但主耶稣基督却强调这道是有生命的，这道既从彼岸而来，又落脚在此岸，从而就使得我们看到灵肉合在一起，彼岸此岸合在一起，解决了希罗文化二元论的难题。主也鼓励教会能像一粒麦子扎根在足下的土地上，能够在承受患难逼迫中活出忍耐和复活的盼望，就能够把真理和真相带给周围的世界。这不正是当时制胜的关键吗？
- 也就是说，这有生命的道真如一粒种子死而复生，从而向世界见证了这真理的活力与这无能的大能。
-
- 所以我们不得不惊叹上帝之道的奇妙，以至于当时的基督徒响应了主耶稣基督的挑战，背起他们那个时代的十字架，能够在那一块土地上产生了那么伟大的宣教和见证举动，更新了当时的西方文化，也给当时的人带来了真正的希望和转机。
-
- 今天，在当下生存处境中，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化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当下最大的危机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入世和道家所强调的出世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精神上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与张力。我们在入世的时候就觉得丢了我们的理想和情怀。我们在出世的时候为了我们的理想情怀而活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真正产生影响力。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需要去爱人也需要活出价值、意义。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入世又该怎样出世？
-
- 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没有办法来解答的。尽管佛教后来进入中国，但是它已经被中国化了，也成了一种要么是入世的世俗化信仰，要么是出世的自我了断的信仰，已经没有办法来真正解答这一难题。
-
- 而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正能够去接受文化挑战并活出答案来的就是教会。教会在这个时候应该真正活出真理，像一粒麦子能够在世也能够出世，能够经历死里复活的能力。
-
- 最近我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在读劳威廉牧师所写的一本书《敬虔与圣洁生活的严肃呼召》。这一位劳威廉牧师，有着清教神学的传统，生于1686年，死于1761年，曾经任教于剑桥大学，被按立为牧师。他在这本书里边就特别强调基督徒敬虔与生活的合一。如果基督徒不能在敬虔中喜乐，也不能为罪而深刻忧伤，那么基督徒就是在向世界见证一个人绕开真理还有更高的喜乐的信仰。如果一个人没有为罪忧伤，没有认罪悔改就上床，而且睡得非常安稳，也是在向家人和孩子见证说离开了上帝照样可以活得快乐。
-
- 因此基督徒能够真在道中喜乐，活出一种敬虔喜乐，又能在罪中深刻忧伤，并能为罪真正忧伤痛悔，一定会产生巨大感召力和影响力。而且基督徒也应该像《启示录》所讲的能够至死忠心，并能够不断地传讲真道，就能够在这样的世代成为真理的窗口，也能够让人看见盼望和希望。转机之所在就在于此。
-
- 所以我们特别求神恩待，使我们在当下处境中活出活生生的信仰，并能够不断地宣讲这信仰，以至于能够在整个末世时代都天天见证，以生命见证，也以口见证，愿为主受苦，这正是得胜秘诀。
-
-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来思考《启示录》与文化处境的问题，也求你使你的道深入现场，不只是把资讯带给中国的文化，也把中国文化带入末世的审判与拯救现场。也知道此刻基督的大军已经围城，我们也应该来弃暗投明在基督里得拯救，而不是得审判。愿你来更新我们的文化，也使我们从你得到盼望，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某一种制度，乃是真理与信仰，乃是死里复活的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